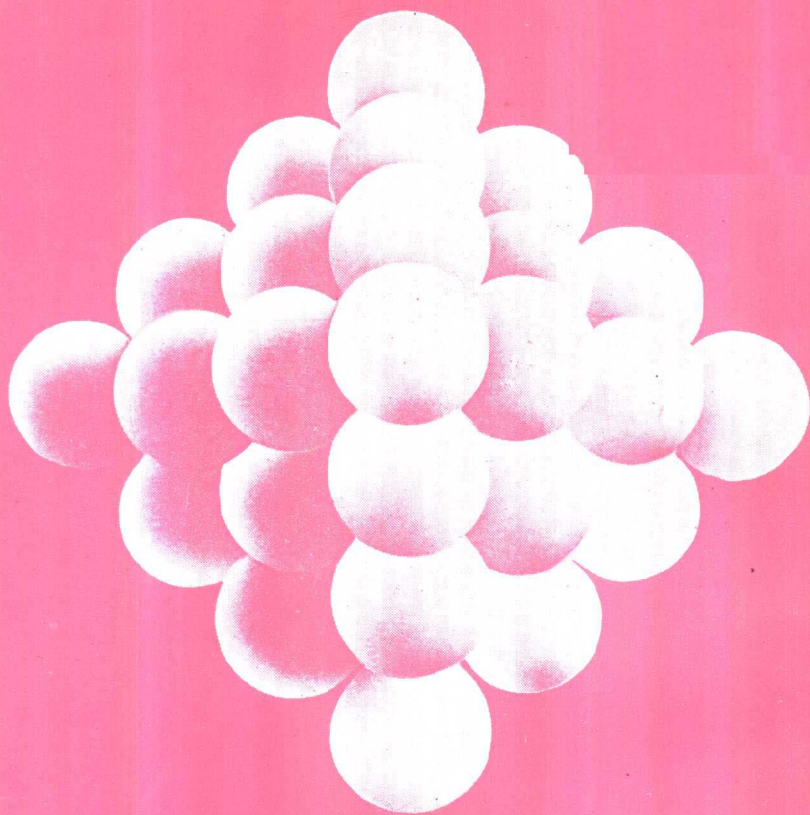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菡漱張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98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菡漱張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張漱菡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98

著者：張漱菡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 二二〇元
平裝 九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意難忘」榮獲讀者歡迎之首獎慶功宴，蔣主任宴於婦女之家。



與崔工程師家居生活，下班後夫婦閒聊。



結婚八週年紀念。



「意難忘」初版時所攝，在寓所花園中。



作者在家留影。



秋色

夜濃如酒月如舟，載得閒愁上小樓。天
在簾前作秋色，半窗花影覆牽牛。

晚霞

小立灘頭似若耶，春光著色遍天涯。
落霞散盡明如火，映入孤溪及杏花。

陳蓮石

小傳

張漱函祖籍安徽桐城，世居北平。桐城是個山明水秀，物產豐富的魚米之鄉，文風尤盛。她的九世祖張英，官至大學士，謚文端公；十世祖張廷玉，謚文和公，是清朝有名的父子宰相。

桐城派名宿馬通伯，是她的外祖父，姚鼐，方苞等宿儒，也是她的尊親長輩。她父親張石卿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母親馬氏，也是日本留學生，一九三〇年多她出生後，先住在北平，後隨父遊宦日本與英倫，戰爭期間返國，烽火流離中東遷西徙，以至學業經常中斷，一再以同等學力越級投考學校，大陸陷匪那年，她正就讀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攻讀文科，未畢業，上海已成危城，那時她父親早已去世，便隨母逃抵臺灣。

來臺後，因水土不服，染患了瘧疾和嘔吐頭暈的毛病，經年不愈，無法完成學業。在病榻上

只好以寫作自娛，所寫的第一本書「意難忘」，是根據一個真實故事所寫，沒想到問世以後，竟然轟傳遐邇，成為當時最暢銷的一本小說。民國四十五年春，青年寫作協會曾作過一次讀者投票測驗，最喜愛的小說是哪一本，「意難忘」獲得首名，還蒙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今總統經國先生，在婦女之家設宴慶功。

這以後，她又陸續寫了數十本長短篇小說和散文集，例如「七孔笛」「江山萬里心」「翡翠田園」「心魔」「綠窗小札」「喘息的小巷」「憤怒的鑑湖」「飛夢天涯」「碧雲秋夢」「翡翠龍」「師恩」「春山愁」「紫色的霧」「歸雁」「雲橋飛絮」等，另外還編了上下兩集女作家小說專輯「海燕集」暢銷海內外十餘版。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 跡	
小 傳	
兇 宅	一
斗 室	二
虹	三
黑袍老祖和無齒女俠	三
無價之寶	咒
師 恩	三

作品書目

蔗境	七
錦堂春	九
晨曦下	二七
奇遇	四
九十九與一之比	一七
大排骨和小饅頭	一五
蘋蘋	二七

兇宅

那幢有着灰色圍牆的德國式龐大建築，人們盛傳是幢兇宅，所以多年來一直空着沒有人敢住，房東只得雇了個老頭子看門。那看門老頭活動的範圍，也只限於門房和大門之間，裏面的十多個房間和前後花園，他是從不敢走進去的。

據傳說，那幢屋子裏有枉死鬼，月黑風高之夜，人們便會聽到腳鐐手鐐的沉重響聲。後園中還有個鬼不時出現在花房前窗下。誰要住那屋子，不是驚悸成狂，好好的人變成了瘋子；便是被嚇死，抬了棺材出來。

過去有個姓王的人家，不信有鬼，搬了進去；哪知在第二天的午夜，那位太太便首先聽見後園中有鐵鏈的聲音，來回在地上拖着，滯重而淒慘。她知道人們傳說有個帶腳鐐的冤鬼是真的

了，嚇得她索索地抖着，把她丈夫推醒，連話也說不出了。

那位先生醒來，也聽見了腳鐐的聲音，伏着膽大，披衣就到後園去查看；剛走到園中，便見到遠遠的那矮花房前有個黑影在飄蕩，迷離夜色中，彷彿是個吊死的屍首懸在那裏；那鐐鐐的聲音也更清晰。這一下，他也嚇着了，轉身便狂奔回房去，經過花園門時，他的衣袖被什麼東西拉住，竟掙脫不掉，身後冷風颯颯，他意識到是鬼來捉他了，驚得他一聲慘叫，便倒地暈了過去。等到被人抬回房子救醒，雖證實拉住他衣袖的不過是一枚釘子，但他已神經錯亂，從此便瘋了。那位太太經此刺激，生了一場病，不久便悄然離世。

以後，這幢兇宅的不祥，更轟傳遐邇，房東雖一再減低租金，也沒人敢貪圖便宜，以生命作賭注，進去住了。

青年李哲和他明慧的太太，新由某市遷來此鎮。這個年輕的科學研究者，爲了要實現他的理想，數年來，埋頭研究他的發明，幾乎把全部的積蓄都用在研究費上。夫婦倆帶着一個孩子，生活已到了捉襟見肘的境地。這個抱負不凡的年輕人，雖失敗多次，但由於他有着堅強的信念，更有他賢慧的妻子對他的愛護與鼓勵，他始終勇往直前，一點也不灰心。這次來到小鎮，是接受了某中學之聘，每週擔任幾小時課程；一則生活賴以解決，二則住在小鎮，開支較大都市節省得多。

所苦的是，學校的宿舍太小，不宜於他的研究工作，他覺得有另找寓所的必要。一次，偶然聽見人們傳說這幢兇宅的故事，他心裏一動，決心去一探究竟。

經人指示，他尋到了那幢兇宅，原來距他學校不遠，環境幽靜，是一幢很考究的舊洋房。屋前屋後都有很大的花園，花木繁茂，古樹參天，可惜年久失修，已蔓草沒徑，荒廢得不成樣子了。

李哲由看門老頭領看了一下房子，十分滿意，深覺這麼好的一幢住宅，空着無人問津，實在可惜。屋子裏雖然有些陰森森的，他認為那是久無人居的原故，決不相信有鬼；即有，他也不怕，他要以科學的頭腦與鬼鬭智。

於是，他問明了房東所在，立即去拜訪洽商，要租那幢屋子。

房東是個好心人，他見這個年輕人，誠篤的外貌，心有不忍，竟警告他：

「先生，那幢屋子是我叔祖父傳給我的，連我自己也沒有住過，的確是兇宅，有冤鬼的，你不怕嗎？」

「我不信有鬼，更不怕鬼。」科學家固執地說。

「我是一番好意，把實情告訴你，如果你真的不怕，願意租住，我當然求之不得。也許你先生的命大福大，可以鎮壓得住鬼怪。這樣吧，房租便宜點，每個月算五百塊吧，只要够我付稅，

省掉雇人看守就行了。」

「那太便宜了，謝謝你啊，房東先生。」李哲高興地說：「一言爲定，明天我來訂租約，後天搬家。」

第三天，李哲夫婦把他們簡單的家，遷入了那幢考究而寬大的兇宅。

這一對年輕的夫婦，搬進兇宅後，已快三個月了，他們把屋子裏收拾得窗明几淨，前後花園也整頓一新，花草樹木，修剪得整齊有緻，僅只留下後園花房對面的一株古老的大榕樹和院角的一間煤房，仍保持原樣，不曾動過。

這不能不令人奇怪，三個月來，他們住在兇宅裏，非但沒有被鬼嚇死嚇瘋或是嚇病，反而因爲環境清幽，睡眠充足而更健康愉快了。於是，人們由觀望而至困惑，終於大爲折服，議論紛紛，一致認爲這一對夫婦的八字大，有神明保佑，冤鬼被鎮壓住不敢騷擾他們。

因此，李哲夫婦竟成爲小鎮上的傳奇人物，人們對他倆另眼看待，由於潛意識的虛榮心所驅使，都懷着一份虔誠的敬意。

李哲在這舒適而安謐的環境中孜孜研究了一年，他所發明的一件東西，畢竟成功了，並且得到了中央標準局專利權十五年。尤妙的是，他竟成爲這小鎮上人們心目中的神聖人物，大家對於他的前途，有了一種神秘的信心。因此，當他嘗試着想徵求廠商和資本家與他合作，大批製造他

的發明品時，他原以為仍像過去一樣，是沒有人肯冒險投資的，哪曉得出乎意料之外，居然很快地便有一家資本雄厚的私人工廠，願與他合作。

這一次的成功，奠定了這個年輕人事業的基礎，從此便無往而不利了。同時，他以前所研究成功，因無人投資製造而擱置了的新發明，也很順利的有了出路。人們料定他是個福大命大的不平凡人物，有神佛呵護，不會失敗的，因而放心與他合作；於是，這個困厄多年的青年科學家所發明的東西大批問世，並且得到了廣大社會的欣賞，造福人羣，名利雙收。

三年後，李哲的某一件新發明，受到美國科學界的注意。不久，他便接受了美國發明協會之邀，要出國遠行了。當他辭退這幢兇宅的前夕，特地準備了兩桌酒席，把房東近鄰，和他的投資者，都請了來歡聚。

酒過三巡，當人們頌揚着他的洪福，恭維着他無限量的前途時，李哲那紅光滿面的臉上，始終洋溢着神秘的微笑。他敬了大家一杯酒，站起來說道：

「一兩天內，我就要走了，在我走之前，有幾句話必須要同大家說一說。首先，我要感謝房東先生，他以最低的租金，讓我住在這樣好的房子裏，一住三年，沒有加過一個錢，實在便宜得等於白住。其次，我要謝謝的是，這個屋子裏的冤鬼，所給我的幫助實在太大，其功不可泯

……」

「你說什麼，李先生，冤鬼幫了你的忙？」有人驚問。

「你也看見了鬼？」另一人的眼睛都定住了。

「是的，我看見了。」主人點頭承認。

「是不是後園那花房前的鬼影？」

「一點不錯！」

全體客人都因主人的話而緊張起來。

「那麼，你也聽見了腳鐐手鐐的聲音？」

「當然，」李哲肯定地說：「就在我搬進屋的當夜起，一直到昨晚，我都看見了那個鬼影，聽見了鐐銬的聲音的。」

「哎呀，你怎麼不怕？」

「不值得怕，我怎麼會怕。」李哲同他美麗的太太交換了會心的一笑說：「現在天已經黑了，鬼也快出來了，等一會散了席，諸位如果有興趣，我陪你們去看看那個鬼如何？」

「哎呀！使不得，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

「人多了，恐怕鬼不會出來吧！」

「要麼去看看也不妨，好在有李先生陪着。」